



少年史地叢書

青海
西康
兩省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831A
434

世



劉虎如編

少年史
地叢書

青海西康兩省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
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
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
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
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
 五載之經營隳於一旦迭蒙
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
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
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要
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
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
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
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鑒
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

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

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初版

民國二十二年國難後第一版
三月印行

(七八四)

少年史
地叢書
青海西康兩省

每册定價大洋叁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編纂者 劉 虎 如

發行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者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青海西康兩省

目次

第一章	青海西康二省的位置和沿革	一
第二章	西康省的大概情形	五
第三章	青海省的大概情形	一六
第四章	青海西康兩省的居民	二八
第五章	青海	三七
第六章	西寧和湟源	四六
第七章	柴達木地方和玉樹土司	五三

第八章	由康定至瀘定.....	六四
第九章	由康定至昌都.....	七一
第十章	由昌都至太昭.....	七九

青海西康兩省

第一章 青海西康二省的位置和沿革

青海和西康二省，以地位說起來，既是南北毗鄰，以地勢說起來，又是山川連貫，只要打開隨便一本什麼地圖，便可以看出這個情形，而且這兩處都是新建的行省，所以在這本書裏，就把牠們倆聯合一起的來說一說。

青海省的名稱，是因境內有一個大湖叫做青海而來。他的境界：東面和北面都和甘肅爲鄰，只有東南一角是與四川接壤，西界新疆，南面除與西康連接，還有西首一部分的地方和西藏毗連。至於西康，本叫川邊，因爲他的地位是在四川的西邊的緣故。北面接連青海，東面接連四川，西面接連西藏，南面除與雲南爲鄰，還有一部分地方界英國的領土印度和緬甸。

青海二千年來輪流爲羌渾，吐蕃，西夏，蒙古所佔據。羌人本是青海的土著，屬於西藏族，吐蕃也是他的別種。古代統稱爲西戎。漢時黃河上流都是羌人的地方，他的派別甚繁，有先零、黨項等名目。在魏晉的時候，吐谷渾（屬東胡族）帶領着部衆，度隴而西，據有現在青海的地方，這是異族侵入之始。到得隋唐的時候，吐谷渾漸衰，爲唐所滅。吐蕃在西藏強盛起來，勢力侵到青海西康一帶。當吐蕃盛時，包括有西藏、青海、河湟、松潘等地，差不多已將他的同種所在地統一起來了，這可以算做西戎最盛的時代。

宋朝的時候，吐蕃的勢力又衰落了，於是西夏繼他而起。西夏的始祖實出於黨項，一〇〇四年成立新國，奄有青海、新疆、甘肅、寧夏一帶地方，以現在的寧夏爲首都。西夏人種非常混雜，但是內中多數仍爲西藏人（即番人），至一二二六年，方纔爲蒙古成吉思汗所滅。

元代未嘗殖民於青海，及明朝中葉，蒙古部會纔占據青海，明末漸衰。到

清朝初年厄魯特部又從西北侵略其地，這可以算做異族第二次的侵入。現在的和碩特二十九旗，便是厄魯特部的遺裔，當蒙古人侵入青海的時候，番人都遠遠的移去，以黃河來做天然的分界。雍正年間，平定青海，置青海辦事大臣駐節西寧。蒙人以旗制來管轄，番人以土司來管轄（共四十族）。每歲在青海之濱會盟，藉以羈縻。自從嘉慶道光以後，番人勢力日見強盛，蒙人勢力日見衰弱，於是番人又渡過黃河去侵擾蒙人的居地，蒙人也就一步步的退到祁連山的南麓，沿着青海一帶水草肥美的地方，都歸番人所有。民國成立，設寧海鎮守使於西寧，青海全土歸他管轄。到得現在，固爲青海自有獨成一省的可能，於是和舊甘肅西寧道屬地方合併而成一個行省了。

西康之改爲行省，也有很長的歷史了。原來自從前清光緒三十年（一九〇四年）三月英兵擅自侵入西藏，六月二十二日開到拉薩，直接和藏官開議，訂立條約十條，照會政府，達賴喇嘛偷偷的逃走。那時就有一班人起來

以爲西藏已危如累卵，急請及時收復。瞻對以鞏固邊疆。清廷令川督錫良會同駐藏大臣有泰幫辦，大臣鳳全乘機辦理。錫良馬上電咨有鳳二人，叫他們趕快開導居民，調回番官，酌酬昔年戡亂的經費，而將瞻對的地方獻給朝廷。有泰備懦畏葸，以印藏戰爭未了，恐有其他變故發生，因此持重不發。鳳全則銳意興復，頗持異議。那時候巴塘——現改巴安——的喇嘛首起煽亂，並稟請川督誅鳳全以謝藏人。光緒三十一年，鳳全行至巴塘，就爲番衆所殺。川督錫良因爲番衆旣然如此頑梗，非兵力不起以鎮撫，於是派提督馬維騏、道員趙爾豐帶兵進剿，終究將他們平定。巴塘裏塘——現改理化——一帶地方，也都完全收復。

西藏地方原分四部：最西爲阿里，次爲後藏，次爲前藏，最東爲喀木——卽康之音轉。喀木自清代割隸四川，那裏的統制權久已不屬達賴喇嘛。而藏人聲稱藏地東面直抵四川的邛州——現改邛徠。當此英人逼迫，藏衛瀕危，

而藏人又有反抗的傾向，所以光緒三十二年就有設立「督辦川滇邊務大臣」的命令，這便是改設西康行省的先聲。清朝既定巴裏，就命趙爾豐等經營善後，至宣統二年，前後七年之間，籌設府縣，倡辦學校，振興實業，規模略具。未幾清皇覆滅，民國肇興，又劃四川西邊和西藏東部的地方，合成川邊特別區域。民國十四年，又改川邊之名爲西康；現已改爲行省。

第二章 西康省的大概情形

本省地勢屬於高原，東面的大雪山脈有二萬二千尺的高峯，康定的地位還是在萬尺以上。西行到得理化，仍高一萬三千尺，再西到得巴安則又降至八千餘尺，再往西行經過寧靜碩督至太昭，又復逐漸高聳，由一萬二千尺至二萬一千尺，至於南臨緬甸的低谷，則又只有數千尺之高了。總而言之，西康高原東西都是巍然高聳，中部則逐漸低凹，南臨野人山處尤其見得低落，

平均當爲一萬尺至萬四千尺的高原。

這裏的山脈，都是南北平行直下，所以有橫斷山脈之稱。橫斷山脈自崑崙山的南三支分出：自岡噶里山脈（崑崙南支）分出的有二：這便是色隆拉嶺和伯舒拉嶺。自唐古刺山脈（在岡噶里山脈北）分出的有二：這便是他念他翁山脈和雲嶺山脈。自巴顏喀喇山脈（在唐古刺山脈北）分出的有二：這便是沙魯里山脈和大雪山脈。現在將他們的大概情形自西至東一說明如下：

(1) 色隆拉嶺——由岡噶里山脈的桑建桑鐘山分出，作東南走向，經過嘉黎的西面，再東南走，做成雅魯藏布江和薄藏布江的分水嶺，再南走入緬甸境。最高峯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尺。

(2) 伯舒拉嶺——由桑建桑鐘山分出，也以東南走向經過嘉黎縣的東面，爲丹達山，當內地入藏的大路。更東南做成怒江和薄藏布江的分水嶺，

再東南，入雲南境。最高峯一萬四千三百餘尺，次高峯一萬二千一百餘尺。

(3) 他念他翁山脈——由唐古刺山脈分出，向東南走至恩達，也是入藏的要道。更東南，做瀾滄江和怒江的分水嶺，入雲南省，為怒山脈，一直到得馬來半島的南端，橫斷山脈中以此山脈為最長。

(4) 雲嶺山脈——這便是寧靜山脈，由唐古刺山脈分出，作東南走向，入西康，做成瀾滄江和金沙江的分水嶺，更南走入雲南境。最高峯約達一萬四千餘尺。

(5) 沙魯里山脈——由巴顏喀喇山分出，以東南走向，入本省境，做成金沙江和雅礱江的分水嶺，經過巴安理化兩縣境，再南為納拉嶺，盡於揚子江曲。

(6) 大雪山脈——由巴顏喀喇山脈分出，也以東南走向入本省境，做成雅礱江和大渡河的分水嶺。南經康定，再南為折多山，也當入藏的要道，再

南入四川境。

境內的橫斷山脈既然都作東南走向，並行直下，於是河流也隨着山勢而分布，一條山脈一條河，排列得非常整齊。較大的河流，自西而東，共有七條：
(1) 雅魯藏布江——自西藏發源，瀦流至公布拉所可城西，有尼洋楚河自西北來會，轉而東南流，做成本省和西藏的界水，會合巴楚河底穆宗河，南入英屬印度境。

(2) 薄藏布江——源出嘉黎縣西北拜爾根山之西，向東南流，經過嘉黎縣西，再向東南，會合牛楚河、衛楚河、雅隆布河，入英屬緬甸境。

(3) 怒江——上源叫做喀喇烏蘇，東北流經青海西康境上，至賽爾松多東北，轉向東南流，容納他念他翁山脈伯舒拉嶺兩山間的川流；至赤拉那之北，有鄂宜楚河來會，再南流，至松龍臘，入雲南省境。

(4) 瀾滄江——上源有二：一叫雜楚河，出於唐古刺山脈的格爾吉匝

噶那山；一叫昂楮河，出於唐古刺山脈的拉爾古冬查山；至昌都南，會合爲一江水始大，流行於他念他翁山和雲嶺之間，至鹽井之南，入雲南省境。

(5) 金沙江——由青海流來，自巴安以上，藏名州曲 (Drechu)，蒙名木魯烏蘇 (Murinsuo)，巴安以下，方纔稱爲金沙江，——古稱神州——水勢湍急，南入雲南省。

(6) 雅礮江——卽小金沙江，源出巴顏喀喇山，和大金沙江並行南下，經過康定和理化之間，入四川省。此水和金沙江的分水嶺，高至一萬五千尺，兩崖非常高峻，俯視江流，如在井底。支流有安寧河，長三百里。

(7) 大渡河——上源爲大小金川，出入川康界上，至瀘定縣南，方纔完全流入川境。

本省山脈盤結，地勢高亢，所以氣候寒冷，冬氣多，春氣少，夏氣則更少了。惟康定一帶地方，比較的溫和。但是變化也很利害，在夏季的時候，白天溫度

可以高至華氏表八十度左右，一到夜裏，又往往可以降至六十度以下。冬季嚴寒，有到得零度以下的時候。雨量夏季較多，其餘三季都很稀少。碩督嘉黎一帶，一年平均雨量不過九寸，十月就已經見雪，到得第二年的四月方纔溶化。霰雹又是常有的東西。在四川通到拉薩的大道上，因為多高峯的緣故，冬春大雪封山，驛道阻滯，對於旅行的人實在是一件苦事。如果我們在這裏來到一萬三千尺以上的地方，便要覺得頭痛，這又是地勢高，空氣稀薄之故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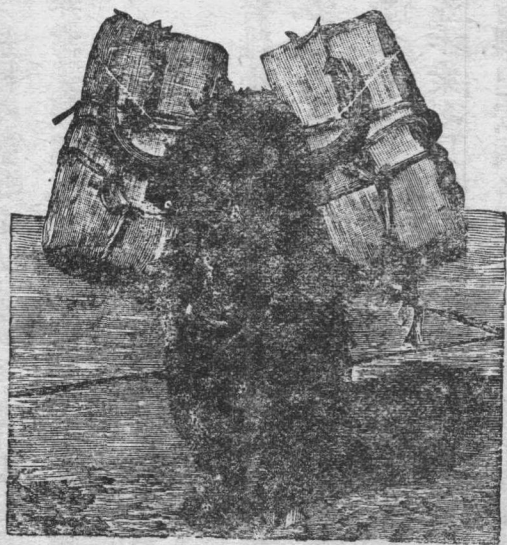
極高的山，自麓至頂，常具熱溫寒三帶的植物。空氣的溫度，大概每上升三百尺，華氏表降低一度，所以三千尺的高峯，山巔的溫度必較山麓低十度。至於西康的山岳，有高至二萬五千尺的，於是稻米囉，玉蜀黍囉，小麥囉，竹囉，樟囉，松柏囉，草原囉，冰河囉，即共在一山之中，無不次第分布。據英人威爾遜 (Ernest H. Wilson) 所著中國西部植物誌 (A Naturalist in Western China) 第二卷第一章的記載，其地溫度和植物的關係釐然可以分爲七帶，

而西康的大部分地方實在應當列入寒溫帶，這便是闊葉樹和針葉樹交錯之處，農產則以小麥爲最重要，而且又是杜鵑叢集的去處，自六月下旬起，就可以看見千山萬壑，紅紫爛斑，風景非常美觀。理化一帶，松樹杉樹有大到數圍，高到十餘丈的，濃陰蔽天，那裏的人隨他自生自滅，所以有傾倒而無斬伐，將有用化爲無用，真是可惜。

這裏樹木既然衆多，種類也很繁雜，不過比較重要的則爲杜松、石楠、松、杉和楊柳等。野生的植物中，藥品很多，如大黃、當歸等，品質都是上等。其中又以大黃產額最富，產地多在橫斷山脈萬尺左右的岩壑中，以康定爲對外的市場。至於農產，因爲耕地甚少，所以並不衆多，只當川藏交通大路一帶，普通農產倒還豐富，如康定的豆、麥、稞麥、青稞，巴安的各種瓜果，昌都的稻、麥、粟、生薑、黃連，恩達的稻、麥、豆、葡萄、胡桃等。

動物野生的有羚羊、熊、鹿、虎、豹、狼、猿、猴、麝、鹿等。麝、鹿其實是羚羊的一屬，

毛色深灰，上下顎各有牙二枚，雄獸睪丸的後部有麝香，人民殺麝鹿，多在陰曆月之十五日，據說此時麝香尤多，這真匪夷所思了。法人在康定設有莊號，收買麝香，寄回巴黎，以供製造化妝品之用。家畜有犛牛，牛，馬，騾，驢，駝，綿羊，山羊，豚等。其中以犛牛爲最特別，毛色黎黑，長可委地，容貌雖然極其難看，但是筋肉結實，能耐勞苦，爲土人生活的一大輔助物。乳汁濃厚，多滋養質，肉可吃，毛可織天幕，骨可製家具，糞可作燃料，據說牛犛的糞所放射的熱力很強，土人看做惟一的禦寒資料。遇着積雪載道的時候，旅行的人便使犛牛先行，以奇大的足趾



牛

犛

和頂角來排除積雪，所以犛牛一過，道路即開。而且力量極大，能够載着重物，爬山過嶺。真是以一牛之身，而兼衣食住行之用了。

鑛產以金銅鹽雲母石比較的著名。本省金沙江和雅礮江流域一帶，砂金極富，惟多爲土人所私採，每年所採約有二千兩。現在的產地有康定城西泰寧寺和燈蓋窩等處，出產砂金最多。前清光緒三十二年曾以官本募商開採，每年得金約有五百餘兩。此外則鑪霍的鄧達河，泗水塘，塔公寺等處也有砂金，獅巖，九龍，乾牛等處也有所產。前清季年和民國初年都曾經招商承辦，惟成效尙未甚著。銅產於同普，以黃銅雞血銅產量爲最多。本省所產的鹽都是井鹽，瀾滄江畔的鹽井縣和金沙江畔的同普縣產量都很豐富，味既濃厚，色亦良好。至於雲母石則產於丹巴，現有丹巴雲母石有限公司從事開採，資本金數萬元，工人約有百餘人，礦區很廣，產量也多，大的有三四尺見方，每月約出萬餘磅。這裏的工業，則因生活簡單，民智未開，既非必要，又無能力，所以

非常幼稚，著名的出品只有氈氍絹綢絹布披肩鐵器和陶器等。

本省交通河流雖然很多，但都是從高地陡落下來，疾流於懸崖峻谷間，除了巴安西面牛谷渡竹巴籠數里間曾經通過舟楫，其餘多不利航行。主要的陸路則有六條：

(1) 由康定東南渡大渡河，經過瀘定，入四川省境。

(2) 由康定西部安良，雅江，理化，義墩，巴安，轉向西南，渡過金沙江，經莽里至南墩，再向西北，經寧靜，察雅至昌都，又轉向西南，經洛隆宗，碩督，嘉黎，太昭入西藏境。

(3) 由南墩向南，經鹽井入雲南省境。

(4) 由昌都西北走，至類伍齊，轉而北，經薩拉嶺，入青海省境。

(5) 由類伍齊往西，經三岡松多至塞拉松多，轉向西南，至江黨橋，又轉向西南，經吉樹，邊卡，三大偏關而至嘉黎，是四川前往西藏的一條便路。

(6) 由康定往西北，經道孚、鑪霍至甘孜。甘孜一帶，道路險阻，行旅爲艱。由甘孜所屬的玉龍至科龍洞，約二百里。其間純然是荒山野地，絕無居民。牛毛帳篷也是不可多得，凡往來差使，都由兩處地方官諭飭頭人支牛毛帳，以便寄宿。所經過的山，高到六七里，懸崖絕壁，下山二十餘里，勢較平緩，但是也有三處陡峻的地方，這一段叫做雀拉險道，由此往西經過德格鄧柯至昌都。這裏交通的工具，多賴步行和獸力，如遇河流阻隔，因爲巖壑峻極，水勢險惡，卽有渡船也無所施其技，所以竹索橋和鐵索橋就成爲本省交通的特色。但是河流孔多，橋梁斷難普及，於是這裏的夷民往往用犛牛皮紮在竹架上以爲渡水之用，叫做皮船。船作方式，徑約七尺，一人持槳，中可容納四五人。順流而下，其快非常，雖有懸泉峻灘，也是毫無妨礙。不過不能行於逆流，所以既渡之後，便當負着走了上來，輕如覆釜，這倒是一種適應環境的交通利器呢。

至於通信機關，因為交通阻塞，民智未開，商務幼稚，工業不振的緣故，也未見十分發達。目前郵便和電報倒也有可以通行的地方，只是線路極短。本省的郵政現在分隸四川西藏兩郵務區，康定巴安昌都太昭都設有二等郵局，瀘定，冷磧，雅江，興隆堡，理化，喇嘛丫，察雅，道孚，甘孜，德裕，同普等處，都設有代辦所。電綫都沿舊驛路而走，康定以東爲二等線，康定以西爲三等線，康定理化，喇嘛丫，巴安，察雅，昌都等處都設有電報局。

本省當四川西藏的中間，雖然早隸我國的版圖，但是一直到得清朝季年方纔改土歸流，建設縣治，現在已有三十三縣：卽康定，安良，瀘定，雅江，道孚，理化，瞻化，稻城，貢噶，巴安，義敦，鹽井，甘孜，鑪霍，丹巴，定鄉，昌都，德榮，武成，寧靜，察雅，貢，察隅，科麥，恩澤，鄧柯，石渠，白玉，德格，同普，嘉黎，碩督，太昭。

第三章 青海省的大概情形

青海外倚新疆西藏，內連本部，實居我國的中央。向因蒙古牧場所在，不與內地同治，又因山川險阻，路途遙遠，所以梯航大不容易，外人前來問津的極少。因此數十年來，滿蒙回藏各地屢生交涉，只有青海獨能晏然無事，不啻是世外桃源，但是進化之機，卻也由此阻絕了。現在是列強競爭的時代，拓地殖民，遠及冰荒窮島，一撮之土，一拳之石，都爲他們討索而出，而我們對於國內的青海，反而瞢然不能明了內部的情形，任他榛榛莽莽，終古鴻濛，物產人情，所述殊少。其實青海地方自有他的好處。目下的荒涼，正足以供後來的開拓。而且那裏的風物，雖然和我們現在所見的所做的事物不同，卻也另有一番景象，大可遊歷一番。本書所述真不過萬中取一，供給出來的材料，還是極其普通，諸君如果能够身歷其境，奇異的東西正多着呢。

青海全境爲一高大的山地，前後左右都有山岳圍繞，做成高原。地多砂磧，不長寸草，西北柴達木地方，尤其磽瘠。只有環海地方和西寧附近一帶，廣

野瀾漫，水草豐美，是天成的牧場。本省山脈都來自崑崙，分爲唐古刺山脈，巴顏喀喇山脈和阿斯騰塔格山脈。

(1) 唐古刺山脈——崑崙的本脈，東走爲托古茲達坂，再東爲勒科爾烏蘭達布遜山脈，唐古刺山脈便是由此分出，東南走向，爲巴薩通拉木山，爲當拉嶺，爲阿克達木山，爲格爾吉匝噶那山，爲奇布福爾木蘇木山，接於橫斷山脈。

(2) 巴顏喀喇山脈——由勒科爾烏蘭達布遜山東南走，爲巴顏喀喇得里奔山，更東南爲巴爾布哈山，爲阿克坦齊欽山，爲噶達素齊老峯。到得這裏分成東北東南兩支：東北支沿黃河北岸往東走，爲滂馬山，到得河曲，爲積石山，上有九峯，頗高大，中峰尤高，冬夏積雪，百里外便可以看見，所以又有大雪山的名稱。再由滂馬山北走一支，屏風一般的立在青海大湖的西面，更包圍至東北的，叫做南山叢嶺，再北接祁連山脈。東南支沿黃河南岸向東南，爲

拉麻托羅海山，擇巴顏喀喇山，至本省的東南境分爲兩支：一支北走和岷山相接，爲北嶺的發端，一支南走和橫斷山脈相接。

(3) 阿斯騰塔格山脈——由托古茲達坂分出，東北走爲昆斯克圖拉爾山，爲阿勒騰塔格山；再東爲阿斯騰塔格山脈，東接南山叢嶺。又東爲祁連山脈，爲陰嶺山脈的發端。

本省較大的河流，除黃河長江，都發源於此之外，還有柴達木河和大通河。柴達木河出於札遜池，向西北流，右會格德爾古河，左會阿拉克池水，注入哈拉淖爾。此河流域有沙磧平原，叫做柴達木平原。大通河卽古浩疊水，上源叫做烏蘭木倫河，源出阿木尼庫山，東南流至甘肅大通鎮的南面，和湟水會合，更東南流至皋蘭西境，入黃河。湟水也叫西寧河源出噶爾藏嶺，向東流，經過湟源，西寧，碾伯等縣境，會入大通河。

黃河發源於噶達素齊老峯的東面，南流納數小水，爲阿爾坦河。向南流，

折向東流，有小水自西南來會。曲折往東流，會合由西南來的烏哈峯水；再東流，南有拉母拖羅海水，北有西拉薩山水次第來會。更往東，會合由北流來的七根池水。再東數十里，折向東北，百餘里至鄂敦他郎，蒙古語叫星爲「鄂敦」，叫水灘爲「他郎」，意譯便是星宿海。由河源至此，已有三百里左右了。星宿海在羣山圍繞之中，平地有泉千百泓，遠遠望去，好像列星一般，這便是名稱的由來。河水由星宿海流出，先向西南，繼向東南，穿過札陵海，又東南流，五十里，穿過鄂陵海，由東北而東南，經過巴顏圖渾嶺下，更向南流一百五十里，水色始變綠爲黃。又屈曲東南流七百餘里，繞積石山而西北，會大哈柳圖，魯穆蘇等河，至土爾扈特南中旗南，轉向東北，又向東流，經貴德，循化縣北，入甘肅省。

長江源出巴薩通拉木山東麓，名叫木魯烏蘇河，也叫犛牛河。據說他的發源處，有山形狀如牛，番名喇薩，遇拉木山，卽乳牛之意，所以有犛牛的名稱。

向東北流，北有喀其烏蘭木倫河，南有拜都河次第來會。這兩條都還源遠流長，所以有人將他們視爲長江三源。三源既合，再又曲折往東北，會合自南流來的阿克達木河，往北流，會合由西北流來的托木托乃烏蘭木倫河。再往北，又折向東，會合波羅河。由此轉向東南，至孤羅板波羅濟山的西南，又有一條大水叫做那木齊圖烏蘭木倫河自西北來會。再折而南流，分爲七派，流至五十里左右，又重新相合。稍東，又分爲兩派，深至三十里左右，又合而爲一。北岸爲巴顏哈拉，圖爾班圖哈圖，維佛裕巴額喀拉等山，隔山以北，便是黃河源。江再東南流，有齊齊哈納河自南來會，更東南，入西康省境。

本省湖泊很多，除東部的青海之外，較大的還有札陵湖和鄂陵湖。札陵湖——水道提綱作查靈海——周圍三百餘里，東西很長，南北很狹。土人呼白爲「札」，呼長爲「陵」，因此湖水白而形長，所以有此名稱。黃河自西北流入，又自東南流出鄂陵湖——水道提綱作鄂靈海——在札陵湖東五十

餘里，周圍也有三百餘里。形如匏瓜，西南廣而東北狹。土人語呼青爲「鄂」，鄂陵二字便是色青而形長的意思。也爲黃河所穿過。

本省的氣候，純然是大陸性，寒暑都很劇烈。柴達木地方卽在暮春三月，還是白雪皚皚，小河概被冰封。空氣頗乾燥，秋冬兩季尤甚。夏季降雨較多，六月往往雨雹。天晴的時候，則又沙礫飛揚。惟在西寧附近一帶，天氣較好。

本省的物產，因爲可耕的地方很少，所以農產並不豐富。惟青海沿岸柴達木溢地和黃河沿岸平原，尙有宜於農耕的地方。惜未經開墾的甚多。靠近甘肅一帶，蒙番已與漢民同化，也知屯田，所產稷麥豆米果物菜蔬等都有。東部青海附近，森林也很繁茂，湟河上游的巴燕峽，前後三十里，都是森林。南部長江黃河上游也都是森林繁茂的去處，其中的樹木以松，樺，楊，檉，榆，櫟，梧桐等爲主。

本省的人民，以畜牧爲主業，畜類有馬，牛，羊，駱駝等。這裏所產的馬，叫做

「西口馬」高大雄駿，唯頭部略小。內地的馬必須釘上鐵蹄，以護趾甲，青海的馬因為所走的多是草地，可以無庸釘掌。不過西口馬外觀雖美，而載重馳騁的力量，則又不如蒙古所產的北口馬。牛類可分三種：一種是黃牛，身小而馴，耕田之外，兼以採乳。一種是犛牛，前面已經說過。一種是犏牛，為黃牛犛牛的雜種，有黃紫白黑各雜色，雄的可資轉運，雌的可資取乳，雨衣之佳再沒有能夠好過犏牛絨的了，雖遇傾盆的大雨，也不至於沾濡滲透呢。

礦物有金銀銅鹽：塊金產於貢爾勒蓋哈爾吉嶺，佛山溝蓋瑪沁雪山，娘錯等處；麵金產於柴達木；砂金產於金沙江。銀產於噶順山隆沖河。紅銅產於香兒得。鹽為本省一大利源，不過都是池鹽，產於青海，希勒達布遜池，達布遜池和哈拉池的較多。青海所產的鹽，質不甚淨，明如冰塊，顏色微黑，惟塊上鹽末，白如霜，細如雪，土人多掃取以調食物，味微苦，鹽隨掃隨生，日晒不融，風布不落，一遇雨就溶化了。希勒達布遜池產鹽頗多，池畔積鹽往往有厚至一寸

以上的達布遜池也產鹽，兩池附近的小鹽池，都含天然鹽質，取用不竭。至於哈拉池所產的鹽，則較有遜色。

野獸著名的有猢猻，猢猻，猩猩，斑鹿，旱獺，犀牛，豺，狼，狐狸，野馬等。猢猻形狀和貓相同，身體稍大，能夠升木，吃鳥雛鳥卵，毛細長，作灰褐色，爲毛皮的珍品，毛根紅的最好，灰色的次之，根白的又次之。熊體肥大，分人熊、狗熊兩種。人熊掌圓，能直立半晌，身無臭味；狗蹲掌長，熊地而坐，坐也不能久，臭味逼人。性情都很猛烈，力氣也很大。熊掌又是餚中的上品。猩猩毛作黑褐色，長只兩尺餘，性很機警，常常升樹作怪聲來嚇人，遇到獵人，則又不敢少動，乘機而逃。斑鹿皮毛美麗，見水卽照影自顧，不遇急事，斷不肯輕易涉水，因爲恐怕將毛弄溼呢。旱獺產於北柴達木，穴土而居，又能穿行砂磧中，尋覓昆蟲以爲食，毛作黃灰色，短而光澤，向稱珍品。狼，土名山狗，出入成羣，豺，土名木狗，皮毛較粗，不如狼皮之適用。犀皮厚而無毛，鼻上有角，近來唯在林菁中偶然可以看見。

野馬身體很小，善於奔跑，能夠察知水脈，用蹄掘泉，行沙漠中，如遇風暴，就羣伏於地，置鼻沙中，但是野性絕難馴服，被捕即不食而死。狐皮細的叫做西狐，粗的叫做草狐；狸較小，毛作淡褐色，有紋如虎斑；此兩物的皮張，輸出最居多數。又有一種野貓，土名叫做貓豹子，毛色如狸，形狀如猢猻，能食家貓，捕兔鼠，皮也銷出頗多。此外則麝鹿這裏也有所產，他的大概情形上章已經述過了。

青海的野鳥，大的如鷓，張開兩翼，廣可數尺，可製箭翎羽扇。又有鷹鷂，可以馴養以爲獵取野鳥之用。較小的則有雉鴿，肉卵都味美可食。這裏的鴉，高可二尺左右，穀類果食，小鼠毒蟲，人獸死屍，無一不吃，所以肥大異常，蒙古人非常歡喜吃他。此外如鴟鴞、鵲、天鵝、啄木、鵲雀等也都有，唯水鳥類則絕無。這裏也有人養蜂，居民取蜜以爲食。又有馬蜂，兩翅長包及尾，螫牛或馬，往往見血。蚊蚋^蚊人極痛，雨後叢集帳中，揮之不盡。飛蠅含毒氣，凡飲食中有

蠅點的，隔夜便變成綠色，人若誤吞，非常危險。北境有白蟻，皮毛往往被他傷蝕，於是居民多以酥油調鹽汁洒地，爲驅除的方法。青海島中和柴達木比較溼熱的地方，又有毒蛇，他們往往將頭伸入鼠穴，鼓氣吹鼠，鼠卽暈死，而爲他們的食物。而且還有一種雌雄蛇，長只七八寸，背上有赤練數十節，兩蛇行止不離，垂涎滴草上，牛羊吃了立刻可以斃命。

本省的交通，陸路有二條：(1)由甘肅經湟源往西，經過和碩特南右後旗，繞過青海的北面，向西南至厚都蘭奇特，分爲二支：一西北走，經蘇開琛如，巴曼柴達木，伊吉柴達木，入甘肅境。一西南走，經清喀利至葛爾摩，轉西北入甘肅境。(2)由湟源西南走，經哈隆烏蘇，繞鄂陵湖東南，逾長江，經洛摩坎鄂巴須山東麓，越當拉嶺，至巴巴珠薩都，入西藏境。目下電報業已通至西寧，郵路則已通至都蘭寺。

青海本來是寧海鎮守使轄地，現在又將舊西寧道屬劃入而成一省。所

治的地方，除了西寧樂都（碾伯）、巴燕（巴燕戎格）、循化夏河（拉卜楞）、貴德湟源（丹噶爾）、大通（毛伯勝）等八縣之外，其餘則爲蒙旗和土司。
蒙族分五部二十九旗：

（1）和碩特部——分二十一旗（前頭，前左翼頭，東上，南左翼中，南左翼後，南左翼次，南左翼末，南右翼中，南右翼後，南右翼末，西前，西後，西右翼中，西右翼前，西右翼後，中西右翼後，北左翼，北右翼，北左末，北右末，北前）牧地雖以青海沿邊一帶爲主，其西則遠及於柴達木，北至祁連山脈附近，東南至於岷山的西北。

（2）喀爾喀部——僅一旗，卽南右旗，遊牧於青海南岸。

（3）綽羅斯部——分二旗，一爲南右翼頭旗牧地，在青海東南沿岸；一爲北中旗，在青海西北岸。

（4）輝特部——祇有一旗，卽南旗，牧地在距青海南岸約四十里的地

方。

(5) 土爾扈特部——分爲南中，南前，南後，西四旗，牧地散於青海東南
黃河附近一帶的地方。

本省和西藏之間，番族龐雜，不可勝數。自清雍正以來，就在這帶地方設立土司，以資管轄，可紀的凡七十九族，三十九族居西藏邊境，居於青海地方的有四十族；這四十族後來分合不常，到今日共有二十五族，卽囊謙，拉休，蘇爾莽，蘇魯克，格吉，上中下三族，中壩，上中下三族，迭達，稱多，固察，宓沖，娘磋，玉樹四族，札武，上中下三族，永夏，蒙古爾津，竹節，內中以玉樹土司最爲出名，因此漢人把他作爲各族的代表，稱爲玉樹二十五族，統稱二十五族所住的地方爲玉樹地方。

第四章 青海西康兩省的居民

西康的居民，大部分屬於西番，這是西藏族的支派。面貌是比較我們要黑了一些，形狀舉動又都非常粗魯。所穿的衣服，以毛毯做成的爲好，所吃的東西，又以奶油爲無上的佳品。白天的時候，倒也出外去耕種，夜晚的時候，又有碉房可居。你知道碉房是一種什麼東西呢？原來碉房又叫碉樓，形狀很像一座方塔，愈上愈窄，最高的有十多丈。四面陡峭，幾乎沒有着腳的地方，但是番人上去下來，卻是極其靈便。無事的時候，他們就作爲住宅，一旦有警，則又改作礮臺，可以在礮眼內攻擊敵人。碉房既然建築得如此高大，自然不是普通一班人之所能有，所以還是住在帳幕中的居多。這種帳幕，大家叫他爲黑帳房，帳頂是平的，而且很低，內部寬約四丈，深約二丈，中供佛像，設高竈，右住坐家僧，中居眷屬，此外則還要留一部分地方來容納家畜。因此初到裏面，聞到的氣味，真是極其難受呢。他們的家產是以牲畜爲主，要計算一個人的資產，只須計算他所有牲畜的多少，無怪他們如此的重視家畜而不惜人畜同

屠了。

又因地近雪山，寒氣侵略，人性稍覺剛強。又有一妻多夫的陋俗，往往兄弟數人同娶一妻，而融融洩洩，家庭中毫無嫌隙，這真是一件聞所未聞的奇談。他們人人都非常的信奉喇嘛教，喇嘛有言，他們就惟命是聽。所以學業較深的人，總是前往西藏去學習藏經，學了十年八年，回到家鄉，便覺得翹然自異，而羣衆也就將另眼看待，可以和土司酋長相抗衡了。一切徭役賦稅，也都可以捐免了。西番之所以能夠不爲漢人所同化，一則因爲有熱烈的宗教感情，保守的性質極強，一則因爲地勢高寒，漢人在這裏僑寓的很少的緣故。康定地近四川，爲川藏貿易的中心，所以四萬居民之中，漢人居其六，藏人居其四；江達在西康極西之境，距離前藏的拉薩只有一百八十哩，所以居民四十戶中漢人只有十七戶。

青海的東部，漢、回、蒙、番雜處一起，通籍貫，結婚姻，血統大半已經混雜，幾

乎難以種族來分析了南部有蒙人，有番人，有藏人，種族的界限也不十分明。只有柴達木地方，土著盡是蒙古和碩特一族，雖然也有漢回番藏纏回和土耳其人流寓其處，但是種族卻還不至十分淆混。這些種族之中，除漢回形貌言語容易辨別外，其餘目睛淡黑色，額削而顴突，髭鬚稀疏而微鬚，皮膚黃色的爲蒙古人；睛黑而突，眉毛很濃，鬚連於鬢，顴骨突起，鼻低平，口廣唇薄，皮膚黃而粗的，爲番人；眼小而黑，鬚很稀少，顴骨很闊，鼻平，口廣，唇薄，皮膚黃而粗的，爲藏人；鼻高，眉低，目深，睛大，鬚連於鬢，皮膚蒼粗，男多身長腹大，女多身矮，兩眉連接的，爲新疆的回人；鼻頭很高，眼眶很深，身裁很高大，皮膚或黃或白的，爲土耳其人。青海的番人也以畜牧爲恆產，羊乳爲飲，羊毛爲衣，茶布則仰給漢人，風俗與西康相似，不同的地方，便是西康的番人，大都已經解除武裝，青海的番人還多數以刀爲佩，愈西行，愈無法紀，且常有劫掠行旅的事情發生。只有湟源一帶，與漢人雜居，近來倒也能夠革心向化，漸知屯田樹藝，衣

冠語言雖然不同，卻也和好無間。

蒙人和番人，不特形狀不同，卽服御也稍有殊異。番人的男子也都穿了耳孔，綴着寶石，衣服是闊袖長幅，春秋冬三時都着皮裘，只有夏季用布服。頭帶布笠，脚穿皮鞋，腰間束着紅帶一條，男女都是一樣。不過女子的頭髮編成許多小辮，垂在腦後，用五色布製成的袋子，將辮梢藏在裏面，耳環很大，一直掛到肩上，但是環脚並不穿進耳孔，卻用彩線將雙環繫住，由頭頂垂下，比較蒙古婦女的裝束又有點不同了。

青海境內目前番族勢力既然比較的強盛，所以只有番語最爲通行。雖在蒙地，多蒙人，然而所操的語言，蒙語倒反而常有隔閡的地方，最通用的只有番語一種，所以通事的人都以番語爲主要，至於蒙語則只求能夠稍通其意。因爲在這裏和蒙古人接談，如果用蒙古語或者反而有不解的地方，如果通以番語，就可以完全了解。而且有許多漢人和漢人接談，也用番語相通的。

居多。最足以稱奇的便是文字的使用，蒙古文字本有專學，即滿洲人所用的文字也是將蒙古的文字加以圈點而用滿語來讀音的，由此可見蒙古文字傳布很廣了。不料在青海地方卻是相反，那裏的蒙古人能夠通本文的竟至於不到十分之一，除了公牘之外，差不多無一不用唐古特文——即西藏通用的文字。這大概是由於習俗所致，言語和文字名雖兩物，實際上是有連接的關係，蒙古人來在青海接觸的既多番人，自不能不通行番語，既然通行番語，自然以學習番文爲容易，使用番文爲便利，再加上蒙古人無論僧俗都篤信喇嘛教，喇嘛又以西藏爲根據地，他們習誦梵唄，倘若不能番文，那末就有許多不便的地方，倘若了解番文，學習起來自約便利得許多了。所以現在居於青海的蒙古人，年輕的時候，只要他們認得蒙古的數目字，便教他們讀唐古特文的字母，隨後又教他們讀西藏的佛經貝葉，自左而右他們能夠熟讀如流，如果問以蒙文就反而格格不出口，更有瞠目如不識的。由此看來，所謂

知識，是隨着需要與否而來的，而且社會的同化力真是大極了。

蒙酋飲食的器具，或用箸勺，或用磁器，初無一定。至於番目，則用手取食，食器都是木頭做成的。蒙酋飲的多爲清茶，吃的多爲米麪；番目則只吃青稞粉，茶汁非乳不甘。總而言之，番族所用的東西，蒙人無有不用，番族所吃的東西，蒙人無有不吃，至如番族所說的話，蒙人無不能說，但是蒙人的服飾飲食言語，則番人或有用不能用的，不能吃的，不能說的，這也是「從同」的習慣使其如此，不可勉強的，唯有那隨身的四寶則無有不同。

原來尊貴一些的蒙番，隨身都要帶四件東西：一件便是藏佛，一件便是駿馬，一件便是番刀，一件便是煙瓶。佛像並非一定，所謂如來，觀音，羅漢，韋馱……等，都是有的。人佩一像，或爲金銀所鑄，或爲寶石所雕，無不形神如活，各臻其妙。又有佩黃教始祖宗喀巴像的，則首戴蓮花帽，纓絡雙垂，兩掌只有米的大小，手中所持的念珠，真是細小如沙，必須盡目力去看，方纔可以辨別出

來。如此手工，大足以爲寶了。匣以金銀紫銅做成，像坐其中，實以紅花，只將頭露在外面，匣面蓋以玻片，可以照見。匣有兩耳，貫以哈達，可將佛像懸於項，垂於胸，藏於懷，行坐不離，因此有「懷中佛」之稱，這可以算做身世最寶貴的物件了。

青海產良馬，各頭目所乘的更屬上選。最好的一日之間，可行千里，狀貌也神駿異常，無怪他們愛馬如命，千金不易。富有的人，所有鞍韉鞭鐙，都以赤金裝飾起來，稍次的，則用銀來裝飾。凡有會盟典禮，蒙番原名跑馬大會，藉此習練馬力，所以到了那一日，有良馬的總儘馬力之所及，兼程趕至。事後又選擇平坦的曠野，縱轡絕馳，以角勝負，惟不賭彩，勝的衆以紅布覆馬首，這時馬的主人視爲非常榮譽，得意的情形，真非筆墨之所能形容呢。

他們所佩的番刀，俗傳是軟鐵所鑄成，是可伸可曲的，其實並不完全如此。也有純用百鍊鋼所製，堅硬如石的。刀的形式，通常長兩尺左右，只有兩個

指頭光景的闊，至於背厚，則又只有一分多，首尾筆直，鋒利無比，脫鞘而出，光可鑑入，或嵌金絲紋，或鐫蒙番文。刀鞘爲桃木質，外面裹以銀皮，上鑄佛像和花草鳥獸等形狀，滿鑲珊瑚瑪瑙和各種寶石，如此裝潢，刀鞘之價已很可觀，但是總還不能及到刀價的半數呢，所以不是上客不肯輕易示人，其珍貴可想而知了。

蒙番都有鼻煙的嗜好，煙味並不甚好，所可貴的還在煙瓶，有古磁的，有玉石的，否則用竹木匏實，將中央挖空，外面飾以文彩，雕刻極細，以工巧勝。瓶的大小並非我們所習見的那種煙壺，最大的可以容得下一合米呢。鼻煙是將煙和牛羊乳爲餅，覆在酒罈上，數十日，然後取來曬乾，碾成細末。據他們所說，常此聞嗅，可以辟除瘴穢，但是常人初次嘗試，總覺得刺激不堪，腦門欲裂，而那些蒙番卻習以爲常，與客坐一小時，就要聞了好幾回，和漢滿人抽煙一般。而且他們每次所聞的鼻煙，分量太少是不能過癮的，他們吸鼻煙的方法，

通常總是用兩指將煙撮着，然後將頭仰上，鼻孔朝天，簌簌的將煙灌了進去，毫不覺得什麼難過。他們既然嗜好鼻煙，所以連帶將煙瓶看得極其寶貴，用襜褕做成一袋，很鄭重的保藏起來，行則置之懷中，坐則不忍釋手，雖有晶玉珍懷，貴於煙瓶數倍的東西在他們的眼中，都不及瓶之可貴。遇有再好的，他們就不惜以牛馬羊去換來，因此煙瓶一物，也就列入蒙番的隨身四寶了。

第五章 青海

青海位於祁連山的南坡，高出海面約有一萬尺，由湟水上源的日月山遠遠看去，好像一片黑雲冉冉而來。青海古稱西海，也叫鮮水海，水色青綠，蒙古語叫他爲庫庫諾爾。「庫庫」是青的意思，「諾爾」是海的意思，所以我們叫他爲青海，也是由庫庫諾爾意譯而來呢。

青海長六十哩，廣四十哩，面積二千三百方哩，卽一萬八千方里，爲我國

第一大鹹水湖。不過古時還要比此爲大，西與柴達木低地舊湖連通，後來逐漸縮小，北魏時周千餘里，唐時尙有八百餘里，到得現在周圍大約只有五六百里。海中的水，無論冬夏，不會乾枯，也不會滿溢，深度在湖心約有一百二十呎，距岸十里左右的地方，約有八十呎，全海形狀極像一隻編魚，口向西北。

環海高峯，東自察漢托洛亥山賽前山起，西而復東，至卡裏蓋山止，其中喀喇什羅山本與希拉朶山同爲一山，哈立蓋山又與卡裏蓋山同爲一山，合之共有十三峯。海岸窪地，小湖泊密如蜂房，草湖結草如球，必須步履而渡，倘有失足馬上就陷了進去，最大的便是西岸的海耳子。四面河流匯入海中的，大小共有數十道，以布哈河爲最大。

青海氣勢沈雄，風景秀麗，我們在海岸的高處去眺望，只覺得一碧澄清，很像琉璃世界。海中略向西偏，有小島叫做海心山，形狀好像一隻軍艦，由山脚到西岸，大約有三四十里。島上林木蒼翠，寺院隱約可辨，但在清晨傍晚，給

淡煙籠罩，便在虛無縹渺之間了。

有到過島上的人，據說島上的番族，分做生熟兩種：熟番或窰居，或帳居，并有架木爲屋，編茅爲牆，瑾土爲戶的。戶高只到得肩膀左右，必須鞠躬而進，鞠躬而出，這大概是因爲海風太大的原故。島上牲畜充斥，只因食物有不足之虞，所以不及大陸上的來得肥壯。平時剪毛取乳，到得冬季，島番就將他們運到外面來掉換糧食，以及其他需要的東西。過了數日，必須殺了一隻羊，稍加烹調，大吃一頓。婦女倒也稍稍會做針線生活，看見賓客也還知禮。一切風俗習慣，大概都和尋常的番人相同，不過服御稍覺簡陋，言語稍有不同罷了。至於生番則巢居窟處，毫未開化，和野獸差不多了。他們無論是男是女，都動作與穿褲，冬天披着羊皮，外用草繩束着，牛羊等畜類，他們倒也會養，最有趣的便是他們恐怕牛羊逃走，於是用了一根長藤穿着牛羊的脛，十數頭聯做一串，藤末壓着巨石。又恐怕這樣一來牛羊容易爲野獸所吞食，於是他們又

在枯樹之窩，四面立木如柵，來圍了起來。他們完全不知烹調，一切東西都是生吃，茹毛飲血，倒也津津有味。力氣很大，行走如飛，野獸毒蛇，他們也能用手捉來夾生的吃掉。他們還能夠騎着野鹿，兩手掘着鹿角，隨他翻山跳澗的亂跑。這種生番髮卷睛突，皮膚積垢，色黑如漆，言語也啾啾如鳥獸鳴，毫不辨他們的意思，幸虧他們從不出山，投以乾糧，倒也還會替人指點迷途。

海心山上有石洞好像蜂窠一般，每一洞中總有一僧在那裏學習禪定，由此可見他們信教之深了。寺院大小共有十幾個，不過都很狹窄，都很簡陋，和平常的民房一般。僧徒也頗衆多，一則是習俗所濡，一則是由於和外界隔絕，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，自然易於發生出世的觀念。

在這裏山巔的雪，終年不消，但是又並不十分的冷。夏月也有裸體的時候。四時多風，而且風勢非常厲害，拔木滾石，以致近岸一帶，都成平地，狂風起來，常常聽到一種怪聲，好像山崩地塌一般，這便是枯樹被風摧折的聲音，但

是在山中，卻又不甚怕風，因為有樹木層層遮蔽的緣故。從山脚到山頂，從岸邊到深處，再又環山一週，都可以不見天日，樹木之多，可想而知。並且大木極多，參天匝地。卻只能看他巍然立在那裏，不能加以斫伐，即使斫伐下來，又無多大用處，又無法運到外面，與其徒耗人力，倒不如任其存在，還可以作障風之用呢。此外奇異的植物，為數甚多，其中有一種奇花，色紅，像罌粟，葉厚如薔薇，陰曆四月裏開花，香氣襲人，起初只有六瓣，從此以後，每月增加一瓣，到十月，花開十二瓣，不再增加，冬月花即凋謝，再奇怪不過的，便是遇有閏月，花瓣並不增加，而且遲落三十日，因此土人稱他為佛種，每到花瓣落盡的時候，島番便知道結冰的時期將至，於是他們便準備東渡，此花不啻是他們的天然的日曆。

到得夏季的時候，島中蛇蝎極多，幾乎到處都是，番人將他擊殺，隨便棄在路旁，行人在此走過，就聞得新死的腥氣，已腐的臭氣，不得不掩鼻而過，之

了。而且此時還有令人生畏的東西，這便是毒瘴，人遇之即暈，如果受毒過深，也有因此而死的。所以這裏葡萄、梨、棗、蘑菰、黃菌等物，雖然出產頗富，但是漢人沒有敢吃的。

前面不是說那種花瓣落盡這些鳥番便準備嗎？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？再前面不是說鳥番要到外邊去以毛乳掉換糧食嗎？他們到底到那裏去掉換的呢？原來鳥番一年所需的糧食，必須趁結冰時候，到西寧等處來備辦，所以每年到得結冰甚厚，可以在上面行走的當兒，鳥番便成羣結隊蜂擁而來，牲畜也隨隊而行，遠遠的看去，便見有氣如霧籠罩在這隊人畜之上，這是由於寒氣逼迫，和人畜的吐氣凝結而成的，由此不難想見人數之衆多了。這些人中有僧，有俗，有騎馬的，有步行的，不過人人手中都持着一根竹杖或木杖，這又是他們在冰上走時所不可少的，一則可以免得滑跌，一則可以測知冰的牢不牢，一則扶着杖走，又可以減少疲勞呢。冰剛結牢的時候，祇是東來

的人並無西去的人，過了十天左右，就看見東來的也有，西還的也有。及到臘盡春來，冰將解凍，那時就只有西還的人了。他們的形貌衣冠和尋常的番人並無什麼差別，只是身材短小，長的很少，這大概是蠖居荒島，很少運動的緣故吧。

據說島番中有數萬人，單以畜牧爲生，終身都以獸乳獸肉爲食，而五穀並非他們所必需的，這些人便不輕易上岸，而且無須上岸，至於那些不能度此生活的人，自然非上岸不可。而且他們渡冰，斷沒有獨行踽踽的，通常總是結隊而行，其中實在也有一層道理：原來這些人既然前來掉換糧食，以及其他一年所需的東西，斷不至於光着一身，不帶一物的，爲着免去種種危險起見，自以結伴同行爲是，這也不過守望相助的意思，並非合夥做生意呢。他們驅着馬駝牛羊，載着島中物產，既不帶行裝，又不攜用具，而且由山口至岸邊，不是一日所能達到，半路上必須露宿一宵。他們就披着毳衣，縮着手足，靠着

牲畜，睡了一回。其實他們那裏能夠睡得舒服，一夜之中，總得且行且止，換了幾個地方。並且每一隊必有幾個熟地理識冰性的人，做他們的前導，先要由這幾個人驗明水淺冰堅的地點，方纔指揮衆人安息。如果不能得到相當的地點，雖然精疲力竭，也只好孑孓而行。至於他們睡臥的方法，斷不能大家擠做一堆，務須分得很疏散，占着很大的面積，還當輪流派人巡視，遇有冰融水淹，或到得一定的時間，便當喚醒衆人，行走一程，再又安息，因爲恐怕睡得太長久，人畜的熱氣，足以將冰溶化。他們睡得很疏，也就是這個緣故。而且那些來往冰上多次的駝馬，也能略識冰性，往往睡了一些時候，他們便會引領高鳴，叫醒他們的主人，以便他徙呢。回來的時候，因爲東西帶得多，行程不免慢了許多，往往要在冰上走了三日兩夜，辛苦更不必說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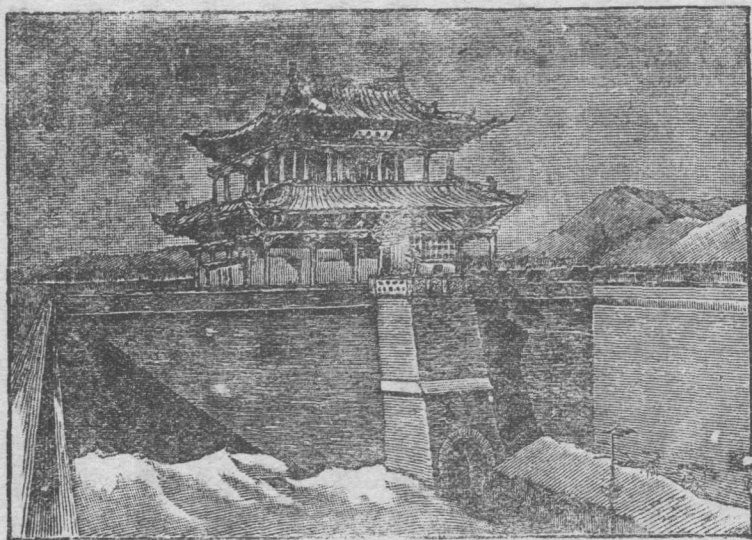
他們必定要立春以前回來，倘若過遲，那末春風一起，堅冰解凍，再無法可以回去了。於是或寄身於寺院，或度着乞丐的生涯，流落他鄉，狼狽的情形，

也就可想而知。西寧和湟源的各歌家（是旅館業兼代旅客買賣貨物的機關）知道他們必得按期而返，於是對於他們帶來的貨物，往往將價減得很低，而且對於他們所需的貨物，故意將價擡得極高，以便從中取利。時日遷延，烏番不免情急，便不得不隨他們所欲，否則就要受上述的痛苦了。所以西寧的兒童們有一隻歌，敘述歌家之可惡和烏番之可憐。歌道：

「毛牛（指烏番而言）毛毛長，要到西寧來辦糧。西邊望天竺，東邊望地獄，西家吃饅東家哭。一步冰，兩步冰，走到西寧城，城門打三更。南無南無阿彌陀，先點塔山（即塔爾寺）酥油燈。酥油燈，點一鐘，月朗下不來，掌櫃的好自在。酥油燈，點兩鐘，相公莫打盹，趕早開店門。酥油燈，點三鐘，糧價說不開，斗行全不睬。酥油燈，越點越明亮，糧食散早場，毛牛站後頭，哭的兩眼淚汪汪。爺娘少生兩隻腳，一步一步望西哭。西天走不到，東天下地獄。」

第六章 西寧和湟源

西寧縣前漢時爲金城郡臨羌縣地。後漢建安中分置西都縣，爲西平郡治。晉朝照舊。後魏時廢爲鄯州地。隋爲湟水縣地。唐朝儀鳳二年分置鄯城縣，屬鄯州；上元後沒入吐蕃。宋初叫做青唐城；崇寧二年收復，置西寧州及倚郭縣；五年罷縣，屬熙河路。元時屬甘肅行省。明初改置西寧衛，屬陝西行都司。前清雍正二年，改置西寧縣。



城 寧 四

爲西寧府治現爲青海省省城，縣城在湟水南牛心川東。城的建築東南西三面都作直線，唯北面則屈曲繚繞，因爲避免湟水衝刷的緣故。西寧有蒙番學校一所，店夥必須稍稍能夠了解蒙番的語言。瀕着湟水的一帶地方，田疇廣闊，豆麥繁茂，所以西寧爲一農業中心。出口貿易則以羊毛皮革爲主，這都是由青海來的，輸入品有湘產磚茶，五色粗布以及糖酒等物。

湟水北，長寧川東，有土樓山。山足爲湟水所刷，崩崖壁立，百仞的岩石，凹凸青紅，遠遠看去，好像樓閣一般，所以有「土樓」之名。土人在崖上凹處架木施檻，中供佛像。崖下有寺叫做北禪寺，城南百餘步南山麓上，有古城遺址。距城三里，牛心川西，湟水南，又有一座土臺，高約十丈，址方，每面三十二丈，頂圓，徑約八丈左右。原來的形狀本如覆斗，只因久歷年所，稜角已去，所以址還作成方形，而頂則已經圓了。俗稱將台，府誌稱他爲虎台，南涼禿髮氏所築。台的東面又有四座高墩，四隅角立，相距各一百二十丈，高各七八尺，據說也是

秃髮氏所築，都是極大的工程。

城西南十五里的塔山中，有一塔爾寺。據說西藏黃教始祖喀巴的胞衣便是埋在這裏。他的徒弟就由西藏分支住此。到得現在，領衣單口糧的雖然只有千餘人，但是食指嘗逾萬人，並且附寺而居的熟番，靠着此寺舉火的，又數千戶。梵宇僧舍，因山勢的高下，疊贅而成。平地上較大的寺院，瓦上都鍍以黃金，故俗又名金瓦寺。寺內金玉寶石的佛像，不計其數，金佛都鑲嵌珠粒，大的如豆。銀的佛像更積纍盈龕。有迎自西藏的，有頒自清廷的，至於這裏以及附近地的富室大賈，祈疾求福，也必鑄一像，並用誘花的綢幔裝飾起來，以答神庥。歷代寶器，充物炫目，商民更又矜奇鬪富，爭起輸將。田地周圍二百餘里，資產不可以數計。青海的精華都聚集於僧寺，而塔爾寺又是其中最繁富的了。

道旁有八塔。據說前清雍正時羅卜藏丹津之亂，該寺大喇嘛被其煽誘，

也從之而反叛。川督年羹堯平青海回來，駐軍塔爾寺，查出首逆應當誅戮的，共有大喇嘛十人。臨刑的時候，年羹堯將他們呼來，問道：『你們號稱活佛，自然和凡骨不同，人家都說佛教能知過去未來，到底是否確有其事？』喇嘛同聲應道：『是的。』於是年就問一個喇嘛道：『那末你曉得今天要死嗎？』答道：『不曉得？』年羹堯笑着命人將他殺卻。又問其一，那個人已經嚇得發抖，只好答道：『不死。』年道：『我今天偏要你死，』又叫左右將他殺了。其一連忙大呼道：『今日必死，』他的意思以為以前那個人因說不死而見殺，現在反說必死，或者可以得生。不料年又乾笑道：『你既然說必死，我就送你歸西，』又將他殺死。又有一個喇嘛無語可對，只得說道：『死則佛法不靈，不死則王法不行。』年叱道：『鼠子！佛法何敢與王法並論！』喝左右馬上殺掉。又有一人說道：『死也是數，不死也是數。』年笑道，你的信佛必不誠心，是可僧可俗的，也就將他處死。還有兩個則又無言以對，也都走到死路去了。這時被殺的

已有七人，輪到第八個的時候，那個喇嘛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『今日可以死，可以不死。』年推案而起，大怒道：『你的說話，模稜兩可，可見你是個反覆無常的人，當羅逆弄兵時，你等私議向背，你一定倡議看大軍的進止而行事，大兵至則內附，大兵未至則從匪，衆人也就因爲你的兩可之說，而先降羅匪，方纔有今日斷頭之禍。』問旁僧，果然如此。年又向他道：『負國爲不忠，負同族爲不義，你這種人真是罪惡極了。』隨手拔出劍來，親自將他殺掉。這時所剩的只有二人，年指着他們道：『你們也應有一言而死，你們的意思如何？』其中有一個人答道：『今日可以死，可以不死。』所說和第八個人正是相同。年愈怒，說道：『他是因此而死，你還是如此說，賊徒難道不怕死嗎？』那個人仰首說道：『死是將軍之法，不死是將軍之恩。』年聞言大笑，擲劍，命停刑，其餘一人也得釋放。到現在入塔還是屹然立着，蒙番往這裏經過，都頂禮諷經，而且更有歎歔流涕的。

由西寧往西，便到湟源，舊稱丹噶爾廳，商業比西寧還來得發達。因爲位於西寧的西面，凡在青海的蒙民，給野番搶掠，窮蹙無歸的，多半集在此地，休養生聚，人丁便逐漸蕃衍了。這裏的商業，以前清嘉慶道光年間爲最盛；自從經過咸豐同治兩朝的兵燹，番貨滯積，商業遂衰。近來因爲販買皮毛的漸多，商務稍有起色，然每年進口的貨物最多也不過七十餘萬，比較從前已經差了四五十萬之多了。每年由西藏運來的貨物，共有千餘包，其中氈居其五，藏香居其二，藏經居其一，其餘如藏棗藏桃藏紅花雪蓮等藥材居其二。每包價值平均以百兩計，共值銀十萬兩左右。不過銷丹地的還不到十分之一，其餘的貨物，近則運至塔爾寺，遠則運至北平庫倫。玉樹番貨運至這裏銷售的，有皮毛藥材等，道光時每年售銀至六七萬兩，近年來只有二三萬兩。

湟源的大寺首推東科，地土之廣，田租之多，佃戶之衆，凡青海蒙旗番族都不及其富庶。每年在湟源縣署納地稅銀，數目極少；而收入則甚大。蒙番承

種寺田的，被其催科擾亂，無異惡吏。寺僧之挾勢牟利，甚於市儈，苛虐刑罰，權比官府，不過蒙番因爲過於迷信佛教，所以刁黠的就遠避他處，不敢相犯，柔弱的，則又飲忍而不敢發，因此僧官的威勢日甚一日。至於漢回，因爲不甚迷信佛教，抗拒的能力頗堅，所以他們就不樂用漢回。寺中僧額有限，而徒衆盛，至百數十人，多以佃戶的子弟充任。寺僧得以本宗弟姪輩爲弟子，繩繩相繼，寺產無異他們的私有了。

東科後面有山坡平臺十餘處，往東轉南，來至寺前，沿路都是田地，爲該寺精華所聚的地方。西南面羣山總總，最高的叫做噶斯藏，山坳亂石嵯峨。西面亂山中，泉水十餘道，至此合而爲一，土名日月溝，合哈拉水，也是湟水南支的上源。此溝流至日月山，山高萬尺，山頂都是紅砂岩，所以又有赤嶺的名稱，山半缺口有土堆之迹，粉牆斑駁，爲日月山卡倫，是從前甘肅青海的分界處，有泉向東北流，分爲數道，注入日月溝。寺的南面又有一帶高峯，顏色黝黑，寸

草不生，這便是大雪山，爲青海東面最高的山嶺。積雪終年不消，山罅銀河倒瀉，轉曲與日月溝會合，而成湟水的南源。如果在這裏登高北望，就可以看見丹城井井如棋局一般，湟水二源環曲如帶，交結於丹城之北，穿石峽而東出，支流紛錯，附水而居的，星羅棋布。東科一寺，重垣複宇，紅色燦爛，纍纍如橘子。西望山外只見蔚藍一線，光明接天，這便是青海的海水；又見有如淡烟微抹，橫於天際，這便是海心山。天低地遠，萬里無垠，如果在夕陽將下未下的時候，那一片紅霞，掩映着半輪金黃色日球，雖有丹青妙手，也難描摹近似。如此景物，恐怕登泰山觀日出還不能這樣有趣呢。

第七章 柴達木地方和玉樹土司

青海全省地方顯然可以分成三個區域：西北的柴達木河流域爲一區，巴顏哈喇山以南的玉樹地方爲一區，東北的黃河上流一帶爲一區，大湖青

海在風土上看來便應該歸入黃河上流區。這三區地方，以地勢來比較，自以玉樹地方最爲高峻，平均高度當在一萬五千尺以上，實在是西藏高原的一部，黃河上流區就比較的低了一些，高度自八千尺至一萬四千尺不等，柴達木地方是太古湖澤的遺跡，地勢低平，不見大山。以水道說起來，玉樹在揚子江的上流，所以玉樹的羊毛都往南運到西康的康定；青海草地的羊毛則以西寧爲集散地；柴達木河沒於沙漠中，和甘肅的布隆吉河，新疆的塔里木河同屬於中亞的內陸灌域。再以動物來說，玉樹的代表爲犏牛，黃河上流區的代表爲馬牛羊，柴達木地方的代表爲駱駝。再以居民來說，玉樹二十五族盡是屬於番人，風俗大部分都和西藏的番人相同；黃河是漢回蒙番雜居的區域；柴達木的土著都是蒙古人，只有西部鄰近新疆的地方風俗也同於回部。黃河上流區的情形在前面所述青海和西寧等地方的幾章中，已經可以見其大概。現在還當將柴達木和玉樹兩塊地方的概況再說一番：

柴達木地方又分爲三小部，以柴達木河爲中分的界線：河以南至札遜池，阿拉克池爲止，東至希勒達布遜，西至那木洪河，這是南柴達木。河以北，至大戈壁爲止，東至英顏池沙爾池，西至柴達伊吉河哈拉淖爾，這是北柴達木。西面的區域，東自那木洪河起，西至巴特罕圖河止，南自納木齊圖山起，北至草地止，這是西柴達木。柴達木地方頗多沙漠，沙極細小，暴風起來的時候，塵埃蔽天，雖在白天也覺得昏昏沉沉，如在暮色籠罩之中。沙丘沙淖，往往一日數遷，每遇風日晴和，沙浪閃爍做成五色的紋彩，又覺得燦爛奪目，早晚之間，常有雲氣結成漠市，城郭宮室人馬雞犬，歷歷可數，馬頭漸近，則又是一片荒沙，陸離光怪，正和海市蜃樓相同，蒙番看見這種情形，莫明他的理由所在，大眾就以爲是神佛顯靈，所以一有出現，大家都頂禮膜拜。據到過這裏的人說，駱駝以柴達木所產推爲首選，因爲這裏的駱駝，肉峯高而負重多，胃囊大而耐渴久，中途遇有狂風，他處的駱駝都是背風而行，這裏的駱駝卻能够逆風

而前，旋風驟至，捲沙成柱；他處的駱駝也許爲他捲倒，這裏的駱駝卻能夠直立不撓，因爲他們軀幹很重，筋力很強，足以抵禦風沙而有餘呢。

柴達木地方最可怕的東西，便是那種煙瘴，這種瘴氣可分三種：水土陰寒，冰雪沒有融解，有氣好像最薄的曉霧，這叫做寒瘴，人觸着他便衣襟潮濕，氣鬱腹脹。如果誤飲了瘴地的水，那麼就要兼患腹瀉了。受日光蒸曬的地方，有氣好像一層薄雲，罩在上面，香如茶麝，不過夾有塵土氣的，這叫做熱瘴，人觸着他便要氣喘口渴，面頰發現赤色。此外則在險惡的山嶺，林深菁密的地方，每有毒蛇惡物將涎吐在草際，經過雨淋日炙，便吸收到泥土裏去，當天昏微雨的時候，從遠處望去，有很亮的光好像落葉的形狀，發出一種很香的氣味的，這叫做毒瘴，人觸着他，便要眼眶微黑，鼻子裏發出一種奇癢，額上冷汗不止，病象最爲險惡。如瘴又分爲水旱兩種：水瘴易治，旱瘴難治。犯瘴倒地的，可用刀鑽等物，刺他的眉尖，血色紅紫的，雖重無恙，血帶黑色的便不可以救。

藥。避瘴的方法，宜多吃葱蒜薑韭，少吃番產的蔬菰和野味。到了旅行的時候，更宜飲酒和吸煙，至於辛散解穢的藥物，更是刻不可離。燒飯的燃料，宜用牛馬糞來替代，因為牛馬不吃腥穢，糞最潔淨無毒，不但濃臭可解瘴氣，並且用他炊煮食物，還可以健人的脾胃呢。

柴達木居民，前面不是說過屬於蒙古人嗎？但是其中也未嘗不參有西藏人土耳其人和新疆的纏頭回，而且信教也是各別：大概纏頭回和土耳其人所信仰的是回教，其餘的人都奉喇嘛教。境內的喇嘛寺共有三十幾處之多，中以都蘭寺為最大，各寺的佛法和經典，比較東部各寺為高，所以常有異僧出現。並有一種不出家而潛修佛法的人，土人稱他為「熱宗巴」，到了道行高深的時候，也很受信仰，能不藉錫名與封號而成為活佛的身分。

柴達木的手工業很為發達，特產如氍毹氈毛布乳酥等，都能夠流行各地。境內產鐵的區域，又能鍊成純鋼，製成番刀，鋒利無比。近年來四川人到

這裏的很多，於是對於各種工業逐漸的加以改良，如毛布本來是用木鍼穿織的，現在都改用紡機了；如毛絨本來是用木槌槌成的，現在也已經改用彈弓了。此外如造屋啊，釀酒啊，搓繩結網啊，種烟製靛啊，土人都由漢人處學會了種種技能，所以工藝已比較從前進步得許多了。

由柴達木西南行，便是通西藏的大道，雖然行程渺遠，但是村落尚多，一路都有休憩的所在。倘若天氣漸冷，那些帳幕不免就要一個個移入山谷中去，行人也當逐漸的稀少了。而且這條路上還時時可以遇到朝西天的信徒，成羣結隊，一步一拜的往西藏走，直要拜了數千里，方纔能夠達到目的地，其愚真不可及，其志之堅卻也不及。

玉樹二十五族的駐地，以他們的宗教風俗說起來都是和北部的蒙番大同小異，二十五族，男女三萬餘人，壯丁不過萬餘，而僧徒倒有九千餘人，幾居三分之二。在這裏，凡人煙稠密的地方，必定有塔，塔旁堆白石片爲牆石，石

片上刻着番文「唵嘛呢叭咪吽」六個字，叫做六字真言，飾以五采，叫做「摩尼石」。番民富有的，以出資刻摩尼爲功德，有出至數千金的；貧窮的以轉摩尼爲功德，男女老少，每到朔望令節，就相率繞行摩尼，越繞得多越好，也有且轉且拜的。年老的人，多拿着銅製的圓筒，高二寸左右，圓徑三寸左右，中有軸可轉，叫做「摩尼窠落」。關津路口，也必有塔或摩尼石，路過的人，如果從塔石陰來的，必須從塔石陽去，不偏行一面，也以爲是轉摩尼了。每遇丘壑湖泊大石，也總要繞行一周，以爲功德。年老的人轉摩尼，據說可修死路，有病的人轉摩尼，據說可以祓除不詳，凶惡負罪的人轉摩尼，據說可以消罪蓋愆。

番人所用的樂器，有鼓有鑼有鐃，所吹的喇叭，長達丈餘，要兩個人纔能擡得動他。平時所演的戲劇，皆有喇嘛扮演，有裝着龍虎獅象等猛獸的形狀的，有披着甲冑，挾着弓箭，持着刀矛的，還有穿着黃馬褂，戴着紅頂，拖着花翎，作滿清大員的裝束，據說所扮演的是年羹堯，因爲這位年大將軍曾經一

度征服青海，殺死許多喇嘛，所以青海的番族到得現在談到他的時候，還覺得餘威可怖呢。

青海南部的要地，第一要數結古，也叫蓋古多。地當固察，安沖，迭達，竹節各族駐地的中心，所以成爲玉樹二十五族的都會，形勢極其扼要，並且交通四達：東行渡過雅礮江，可至西康的石渠縣，東南行渡過金沙江，可至西康的鄧科縣，西南行可至西康的昌都縣，所以這裏是本省和西康交通的咽喉。居民約二百餘戶，喇嘛寺僧四百餘名。貿易以茶爲大宗，結古無舖面，多就家中貿易。所居多是土屋，非常湫隘。附近通天河上有忠武橋，極其著名，又是本省通拉薩的要道。

二十五族的寺院，以拉布寺爲最壯麗。寺在通天河東，拉布曲水之濱，西負絕巘，東帶小溪，南北長一里多，東西長一二百步。有千佛閣，南北長二十五間，其中供大小佛菩薩像三千尊，都是以銅鑄成，外面鍍金。有護法殿，中供韋

獸銅像，高三丈多，穿軒而出，自頂至胸在軒上，自腹至足在軒下。有陰司，中立泥塑胡鬼，面目猙獰，手執蒺藜五爪繩索之類，森然好像要拿人的樣子，門楣之間，掛着古甲冑弓矢刀劍戈矛等東西。又有一樓，高約五丈多，四壁都塗着紅的顏色，四面包簷的下面有棕色緣一層，都攢木枝截齊而露其端於外，緣上有塗金銅盤，盤中刻着佛像，四面各八枚，屋上則金頂輝煌，風鐸琅璫。

由正門至樓下，四壁都供佛像，但是黑暗異常，只見燈光明滅而已。中樓有一個大東西，金光燦爛，穿軒而上，因為黑暗之故，不辨是何形狀，從旁小門登樓，至中門，朱戶金鎖，門匡也都以金爲飾。樓寬五間，深五間，最中五間無樓板，環以欄杆，有塗金巨塔自地上出，嵌以寶石，掛着五色的布帛，塔頂以木作成偃月承日狀。原來樹下所見金光燦爛的東西，便是塔的下半段呢。塔左右有兩筒，也自地上出，一層一層的裹着色帛，看去好像華蓋，番名叫做「摩尼筒」。欄杆後面的中央一間，環以木柵，上有天井，以通光線，窗寮嵌着玻璃，短

梁下面承以錦誦，原來是御賜的充龍黃緞袍料。中柵有塗金的銅轎一頂，轎柱和牙楯皆做成虬龍的樣子，宛轉承接，張牙舞爪。轎中供着一個木雕的佛像，金面金袍，兩腿趺坐，轎前有香案，案上供着金几銀几金山銀壺銅鑪洋燈爵疊等東西，左右有大繡花磁餅各四，中插石製花卉和如意貢香之類，共值數千金。

樓後楣下都掛着五色帛，織成漢字心經，每方二字。傍樓後牆以木爲格，中央一間供着古銅菩薩三十六尊，左右各兩間供金佛各五百尊，樓左右的牆閣所藏經卷極多。欄杆前中一間有銅製花門，也塗着金色，中門掛着一個大銅鉢，門前和左右有長几，几上置淨水銅盂和鐙鑪百餘枚。几前樓板因爲僧徒日夜膜拜的緣故，光明滑溜，一不小心，便要跌交。此外則那些僧徒所居的穿廊連廡，層樓複閣，真是千門萬戶，不可名狀了。

在加迭喀桑族有竹節寺，雖然不及拉布寺之大，但是在玉樹地方也不

愧是一個名刹，所以不得不留出一點篇幅來將他叙述一番：寺據北山麓，面朝南方。寺院的建築也很壯大，周圍約有三里。中有經堂，高五丈多，深廣也有五丈左右。紅牆金頂，色彩堂皇，包簷壁額，應有盡有，四周有緣，寬約五六尺，也都束橫截而露其端的，塗以棕色，看去非常雅觀。經堂的南面，有一片空地，頗平坦，東北西三面都有小屋繞着，參差錯落，牆壁都作白色。這裏的喇嘛也有三百幾十人，所居的臥室，層樓複室，閣道縈迴，千門萬戶，如果沒有嚮導，必至進不得進，退不得退，如入迷宮了。室內都是木壁，畫着五采的花樣，窗櫺間也都鑲着玻璃。客至總請他坐牀，置一大銅盆於牀前，盆中燒着牛馬的糞，以紅銅壺盛茶煨其旁，又有一個長方形的木匣，中有木格，一格盛青稞妙麵，一格盛酥油，這算做享客的上品。不過吃的時候，碗要客人自備的，因為番人的風俗，每人各備一碗，食時則出諸懷中。這個寺較大的佛龕共有兩個：一個供着金木土的佛像，大小共有一百多，龕前雜陳鐘鼓鐙鑪幡幢等東西，壁旁閣度

經卷極多。另外一個佛龕，陳設也是相同，不過楣間還掛着弓矢刀劍等東西。經卷用唐古忒文——即藏文——每頁長一尺左右，寬五寸左右，紙張極粗，有印寫兩種。僧徒都衣紅，有璣氍毛褐兩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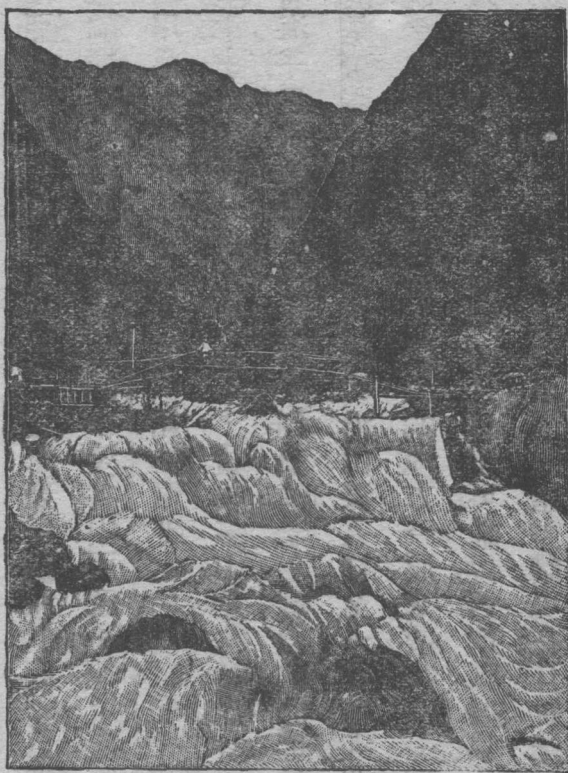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章 由康定至瀘定

康定是西康的省城，通稱打箭鑪，土人又簡稱為鑪城。相傳三國時諸葛武侯曾遣將軍郭達在此造過箭，這便是這個名稱的由來。唐時為黎雅兩州邊外的地方，清設打箭鑪，直隸廳屬於四川，後改康定府，民國以來，改府為縣。地據大雪山高處，在大渡河雅礮江之間。縣治在大渡河支流瀘河上，拔海八千四百尺，為西康極東的要隘。城郭是因山川的環境而造成的，所以形勢天成，非人力之所能做到的，有橋跨溪水上，市街分為二部。居民約有四萬，漢人居十分之六，藏人居十分之四，所有漢人也都能够講西藏語。

鑪城爲川

藏通商的咽喉要地，由川運藏，以茶葉布疋油米爲大宗，由藏運川以皮革羊毛藥材爲大宗，共計二百萬兩以上。由此前往四川的省城成都，共有九百六

十里，要十二日至十四日方纔能够走到，自此前往西藏的首邑拉薩，就要七



康定城外急流

十日左右了。藏人飲茶甚多，除一小部分爲雲南的普洱茶外，其餘都是四川雅安一帶地方所產，由鑪城運入。自民國以來，康藏屢有變故，以致番商裹足不敢前來，加上由亞東輸入西藏的印度茶又起來競爭，鑪城的商務自然不免大爲減色。鑪城的地位，既然在一條狹窄的小溪谷中，所產不夠所需，因此農產物和一切日用品大半都靠着雅安的供給，物價非常昂貴。雅安在鑪城東面四百八十里，——烏道僅一百八十里——貨物多由犛牛輸送。

鑪城對山有海子，異常廣闊，不過極難走到。前清季年，籌邊處測量員鍾鏡湖奉令探測，於是帶着儀器，領着兩名護兵，沿山深入。初至一喇嘛寺，前有大池，據護兵所說：『這便是康定府前次祭海的地方。』原來這裏有一種迷信的風俗，天氣久旱，他們就要祭海求雨，而且口不可亂說，否則就要爲冰雹打殺。這位知府之祭海，想來總是爲着這件事情。閒話少講，現在且說鍾君來到池邊，那時候正有土人在那裏汲水，於是向前詢問前往海子的路經，土人

道「海子去此約有三十餘里，越過第四重山，乃得見海，可惜無路可通，人跡罕到。上年有西洋人探險至其地野宿，遇風雹傷斃二人，以後就再沒有人來。此作壯遊的了，由海再出南方，便是鑪定橋。」鍾君將他的說話牢記在心，離寺登山，越過第二重嶺，只見坦坡之間，石亂草封，不辨路徑，再往前進，又數小時，突然遇到峭壁擋着去路，攀援而上，一再休息，到得山巔，用望遠鏡測視，第四層山嶺，突兀千尋，更覺得高不可躋，而且煙草迷離，捉摸不定。東去懋功約三十里左右，豁然開坦，鬍鬚是一片田畝，西望羣山，則多銀裝頭面，還有數重高峯，插入雲漢，以前所經過的地方，真是低而又低的了。於是只得乘輿而往，敗輿而回，海子的情形終究不能得到究竟。

康定的北門外二道橋地方，又有溫泉，游人前往那裏去游泳洗浴的，日有其人。或者說溫泉水色是純黑的，但是也有人說溫泉之水其清如鏡的，於是清者自清，黑者自黑，令人無所適從。後來經過籌邊處某君的調查，方纔考

察明白，原來那裏本有甲乙二池，甲池水色深黑，這是水底純然都是炭層的緣故；至於乙池，水是很清的，惟覺得鹵氣撲鼻，和自流井將出火的地味相同，所以有人主張，倘使往下鑿至數十丈之深，也必有石油或烈火噴騰而出呢。

鹽城喇嘛極多，差不多滿街都是，隨處可以遇到，穿着破紅布衣，外加偏單，所謂偏單，便是以紅布一丈，纏着全身，左右搭肩上，由此往西，所遇喇嘛，大概都是如此，內地和尚所披的袈裟，便是由此而來，不過並非常服，而且比較做得精緻罷了。喇嘛共有數千人，潛心默修的果然很多，飽食終日不知經卷爲何物的，自然也不乏其人。他們終日嬉遊街市，男女雜處，毫無避忌。這裏的番人都蓄着頭髮，長則截短，不過總留數寸披着。所衣的爲氍子，狀如短袍，兩袖很小，叫做褚巴。足上所着的鞋，是與襪連在一起，和我們所穿的鞞一般，也是以氍子或皮做成的，名稱叫做康，無論男女大概都是如此。婦女的頭髮往往結成數十小辮，掛着，也有盤在額上的，所衣也是氍子，下繫圍布，長可及足，

好像我們習見的裙子一樣。番人負物的傢伙都用竹籬，口很大，底是尖的，通常總是負在背上，名叫背子。取水多是婦女的事體，重的則用牛馬，而且取水的傢伙，也不用擔，也不用桶，所用的是一種木做的背子。

由康定往東十五里，過沈坑，二十里至柳楊，又二十五里至日地塘，一路深溝，柳陰夾道；又五里至頭道水，此水源出康定的北面，初向南流，繼向東流，注入大渡河，水聲砰訇，有若雷霆，岩後有瀑水，懸流有聲，非常壯觀，居民都聚於山麓，臨流結合，倚山聽瀑，又是一番景象。又十里，至瓦斯溝，由康定至此七十餘里之間，兩面都是石山，不宜種植。惟兩道水（在頭道水之西）的西面，有一石梁，內含丹砂，非常豐富，遠看對山石成三角形，色如白粉，日光斜照，美麗可愛，倒也是一個奇觀呢。再由瓦斯溝循溝曲折登小坡，經過冷竹關，下坡三十五里，至大烹壩，又東以次經過小烹壩，黃草砰，咱哩，大岡塘，至瀘定橋。

瀘定橋下爲大渡河，又名瀘水，所以橋有瀘定之名。這裏古代並無什麼

橋樑，行人都要援索而渡，非常危險。前清康熙四十年平打箭鑪，方纔建鐵索橋，東西長三十一丈一尺，寬有九尺，共用鐵索九條，上覆木板，兩旁尙有鐵索各二條爲欄，以防墜溺。據這裏的土人所傳說，初建橋時，東岸先繫鐵索，然後以小舟載鐵索渡河，只因過於重了，所以未到對岸，舟已覆沉。正在無法可想，忽有一番僧教以巨繩先繫兩岸，每繩串上十幾個短竹筒，然後再以鐵索入筒，所以在對岸用長繩牽拽竹筒，筒至鐵索亦至，橋工方得告成。其後屢經修建，到得現在，橋長三百一十一尺，寬有九尺，和康熙時一樣。不過鐵索增至三十餘條，吊在兩岸石壁之上，每索共有三千餘環，環徑三寸，上排木板，左右又用大鐵索爲欄，以防行人覆溺，工程已不算小，人馬往來倒也穩便。只因人多勢重，鐵索左右擺動，好像晒着的布爲微風所吹一般，橋下又是怒濤澎湃，如果往下一看，膽怯的人不免要心驚足弱，進退失據。所以初次走橋的人，最好目視對岸，那就履險如夷了。踰橋有旅店居民，民國以來設瀘定縣於此。由瓦斯

溝東至瀘定橋，縱橫數十里，小峯隱現，出沒如島峙，山中林木也很茂盛，已經開墾的地方不到三分之一。氣候倒很溫和，和成都不相上下，土質多作灰白色，內含砂粒石子也很多，桑葉棉花都有所產。只因山勢比較的陡峻，如能種植青桐，以養山蠶，倒是一件因地制宜的實業呢。

第九章 由康定至昌都

由康定西南行，三十里爲折多山，俗呼藥山，人畜至此，往往氣喘不堪，這裏的人行至此處，就要口含陽起石粉草或廣檳榔，據說可以稍解。又五十里爲提茹，碎石參差，土阜如椎髻，一路都是蜿蜒的石徑。又四十里，爲瓦七，又三十里，爲東鄂落，或者是平衍的草地，或者是兩山夾澗。由山澗行，三十里，至中鍋塘，登小山，委曲十里，至高日山頂，約三里左右，盤旋而下，只見南嶺青松，北嶺黃楊，澗水潺湲有聲，石骨嶙峋突起，真是一幅天然的畫圖。再三十里，忽有

一石，高約丈餘，顏色青翠，狀貌猙獰，據說從前諸葛武侯南征，曾宿於石旁，所以叫做臥龍石。由臥龍石沿山腰鳥道西行，四十里至八角樓；又三十五里至中渡。中渡舊名河口，因為正當一條小河流入雅礮江處，所以有此名稱；又名中渡，因為這一部分水流，有上中下三渡，而這裏適居其中。現已設為縣治，叫做雅江，這又是由於縣治靠近雅礮江的緣故了。由這裏以皮船過渡，三十里至麻蓋中，出山澗，上坡，過雪山，四十里至剪子灣。過小嶺，二十里至撥浪。上山頂平闊，差不多四時有雪，夏季或可見土，纔有冬蟲夏草。又二十里，至西鄂落，上坡行四十里，下山便是咱嗎拉洞，迴望巖崖，有如拱背。由此過灣河，入山澗，約行二十里，經過小嶺，五十里，至火竹卡，倒覺得平疇彌望，路轉峯迴，又是一番天地。再五十里，至理化。

理化通稱裏塘，地勢之高，過於康定，所以五穀不生，種植不講。但是由中渡以西，便是理化縣境，樹木陰翳，濃蔭蔽天，可惜隨其自生自滅，不知利用。

化的街市本來並不十分廣大，而喇嘛寺倒居半數以上。所以居民無幾，一切都聽命於喇嘛寺。街市之外，有平壩二區，廣表約有十餘里，四面皆山，如果用來做操場，可供三、四、千人的訓練。附近一帶，風俗尤爲惡劣，父母死，都用天葬，將尸首擡到山頂，先將皮肉分割，所剩的筋骨，也都磨碎，和以糶糶，以供鳥獸的糧食，其心之忍，真是禽獸不若了。

由理化西南行五十里，爲額哇奔松，草地平坦，有小河，水淺可渡。上坡行，亂石峻嶒，二十五里，至西海子，番人過此，不敢高聲說話，據說一有觸犯，雷電兩響就當頃刻而至，真可謂極附會之能事了。又十五里至西海塘，又二十里至喇嘛塘，一路雪山，寒風凜冽。又十五里至喇嘛丫，懸崖曲徑，宛轉於村落之間。再往前行，則又或坡或澗，一路都很平坦。又二十里爲二郎灣，又五十里爲立登三壩，地方都很寬廣平衍，宜於稼穡。由此上坡，行三十里，遠遠望見一山，長坂積雪，形勢雄壯，這便是大朔山。山極陡峻，由石隙中行，怪石嶙峋，縱橫徧

布，爲裏巴間第一險隘。由山脊下行入澗，再往西去，只見兩山列峙，峯巒崎嶇，翠柏青杉，參天倚壁。五十里至大朔塘，西行亂石中，三十里登雪山，迴望山的東面，只見羣峯錯落，如同玉砌一般。俯看山的西面，則又層層下坡，好像釜底一樣。又二十里爲元根塘，又十里爲崩七木，又三十里爲小巴冲，一路翠柏丹崖，令人神往。再三十餘里，至巴安。

巴安前清爲府治，舊名巴塘，和康定松潘同稱藏人對川的貿易地，所以成爲本省一小都會。附近爲一小平原，氣候和煦，土地膏腴，因此五穀菜蔬都能種植，以天時水土論，實爲西康第一相宜的地點。土產有葡萄胡桃栗穀蔬菜牛羊雞鴨獐獐艾葉豹玄狐獺等物，沿東有溫泉，澄泓一池，清潔可浴。人民的性質略較裏塘爲純樸，境內喇嘛也很多，各處都有喇嘛寺宇。前清時先設正副宣撫司，後設邊務大臣駐此，治理全康政務。民國以來，藏番內逼，長官始移駐康定。但是英人如果由片馬北進，首當其衝的便是金沙瀾滄二江之

間一帶地方，那末他日居中禦外，康定的形勢終究不如巴安呢。

由巴塘前進，上大山，四十里至牛古尖，沿金沙江行，江流雖急，尙無灘石，有木船航行，可以乘坐。路旁多野樹，葉如夜合而小，結實如槐，枝上多刺很毒，接觸着他，皮膚卽紅腫起來，痛得如火燒一般。約五十五里至竹巴籠，渡江而西，刺樹愈多，或倒垂崖際，或橫梗道旁，旅行至此，無異行於荆棘叢中。約四十里，至公拉，又行山凹中，樹木繁蔚，路無居夷，約四十里，至空子頂。再往前行森林中，連下小坡，路轉峯迴，豁然開朗。四十里至莽里。再繞山行，路甚平坦，三十里至巴木塘，這裏便是從前川藏分界的地方。上寧靜山，山上有界石，上面所刻，只有「山東界」三字，還依稀可以認得出來，其餘則已剝落不可辨了。下山路更寬平，五十里至南墩，再前行，上喜松工山，松柏成林，中無雜樹，下山地頗平坦，農作物以青稞爲多。約四十里，至古樹，又上漫山，山巔無樹，下坡則青松蔽日，陰氣逼人，又有叢樹，葉如青桐，想來也可以供飼養山蠶之用。由此前

行六十里，便至江卡。

江卡爲過寧靜山後入藏的門戶，民國以來，在此設立縣治，縣名寧靜。其實這塊地方是極不寧靜的，因爲風俗雖然大部分和巴安相同，至於居民的性情，卻是悍野異常，將剽竊當做一種職業，往往和鄰番合謀截劫，叫做「夾壩」。在地南面一百四十里的南墩驛，這是上面已經提到的，有一個漢人寺，每年七月，巴安察雅兩地的客民，都雲集於此，互相貿易，不啻是寧靜的一個主要市場。

由寧靜前進五十里，至山根子，其間經過一條湫河，河水非常之清，游魚歷歷可數。又七十里至黎樹，其間經過一座大雪山，山勢很高，很險，回頭看巴理一帶，雪嶺嵯峨有目。又五十里至阿拉，再四十里至石板溝，其間又要經過小雪山，陵谷深幽，崎嶇難行。再七十里至阿足，則又亂石荒山之中，人跡罕到。由阿足五十里至歇爾，其間又要渡過一條阿足河，水勢極險。過河卽上陡坡，

怪石猙獰，好象要搏人的要獸。路也非常狹窄，極不易行。五十五里至洛家宗，路稍平坦，四十里至俄倫多，又四十里至乍丫。

乍丫今已改名察雅，爲本省的一縣。居民約有百餘戶，倒也繁盛。其地有喇嘛寺，是很壯麗的，坐西北，向東南，土城約百餘丈。從前地方各事，都由該寺喇嘛管理。寺前有轉經閣，男女都在此唱歌，兩情相悅，男的就以糴粃結女子之髮間，婚姻就從此訂定。不過這裏的番民比較江卡還要來得悍野，而且附近一帶地方，又比較的易於藏匿，所以在此經過的人，無不懷着戒心。

由乍丫往西北三十里，至雨撒，過雪山，山的高度，不過一里光景，東則山腰路徑非常委折，自頂以西，又是雪路褊窄，寬僅一尺左右，深不計尺。由山半直行而西，則下臨無地。由西轉南，層層折下，則又路多坎陷，即徒步也須預防躓跌呢。五十里至昂地，順山澗行，二十里至空撒，又過一座大山，高約五六里，而巉巖險峻，如上青天，土石都作非黑色，頗類石炭礦苗，可惜未有礦物學家

前來考驗。下坡多溜沙，人都舍騎步行，約六十里，至王卡。由王卡往西，山徑宛轉，路還平衍易行。六十里至巴貢，由此向南，渡小河，走入兩崖之間，有兩石並立，渾各關門，東崖徑偏而冰滑，走一里左右，轉向東行，惟積雪極深，難於行走，此山之頂便是和昌都交界的地方。此站計行一百二十里而至奔地，再循山半狹徑，走八十里至蒙布，經過小嶺，入山澗，再五十里，便已看見昌都。

昌都番名叫做察木多，舊爲喀木州的首邑。地居瀾滄江上流，三面臨江。江心有個江巴林寺，寺址極高，建築得非常壯麗，寺內喇嘛的首領，兼充本地的番官，權力很大。寺左的水叫做昌河番（名雜楚），寺右的水叫做都河（番名鄂穆楚）。昌都的名稱便是由此而來。河上有四大橋：東通四川的，叫做四川橋，南通雲南的，叫做雲南橋，西通衛藏的，叫做俄洛橋，北通青海的，距離較遠，不詳其名。前兩座都建在昌河上，後兩座橋都建在都河上。大道四達，郵電交馳，而且位置又當本省的中心，如果中山先生實業計畫中的拉薩成都線

和成都門工線同時告成，此地的重要還當駕康定巴安而上之呢。附近氣候和暖，水草豐肥，番民的住宅，多背山建築，碉樓高聳，洞宇幽深，山下建營壘，與市肆，商業發達，頗有內地都會的氣象。人口約有一萬二千，喇嘛僧侶佔四分之一，大部爲西藏人，漢人只有五百。貿易年額約八十萬元，自四川輸入絲綢布疋器具等，而輸出鹿角麝香和金銀等物於四川。

第十章 由昌都至太昭

由昌都往西，出郭門，一路青山綠水，秀麗非常。四十里至俄洛橋，過橋，路稍寬，三十五里，至浪蕩溝。又二十里，至果角塘，路尙平坦易行。隨後又上果角大山，如在煙雨迷離的時候，真如置身雲霧中，俯視山下，竟至不辨路途，古人所謂「山從人面起，雲傍馬頭生」，到過這裏的人，經過下雨的天氣，方纔相信此語不虛，世間的確有此奇境呢。上下約八十里，至拉貢，又行於河壩中，二

十里至松羅橋。過橋仍舊沿着河走，約四十里至恩達寨，再西行二十里，過恩達塘，由山澗亂石中崎嶇而上，四十里至牛糞溝，上瓦合大山，岡巒起伏，連綿幾十里，嶺巔土石都作煤鐵色，不生苔蘚，山腰以下方纔有不滿一寸的短草。路旁有海子，面積僅有十餘畝，土人經過此處，也都不敢發出高聲。一路走來，倒不十分陡峻，只因地勢很高，狂風獵獵，以致沒有大暑，冬春則積雪如銀，行旅頗以爲苦，虧得土臺上立有望竿，可作行人的標識。約七十里，過瓦合塘，再上小山，山麓有瓦合將軍廟。相傳康熙年間，雲南某總兵統軍過此，不幸遇到連夜的大風大雪，便和他手下五百多個兵丁一同葬身雪窟，此廟便是土人建造起來祭祀他的。下坡二十里，至瓦合寨，再由松林中紆折上山，山坡不甚陡峻，下山松林漸稀。約四十里，至麻利，又上葉達拉大山，山上並無樹木，行人至此，往往聞到一股木樨香，想來便是所謂瘴氣了。下山路途很峻，而且很長，二十餘盤，方纔到得山足。經過一條大木橋，——橋下江流迅急，是怒江的上

源——約四十里，至嘉峪橋塘。再往前行，又要爬行得貢拉山，山與葉達隔江相對。得貢比較葉達更加險峻，由麓至巔，凡三十里，下坡險峻百折，仄徑蜿蜒，俯看下面，昏黑無底，回想秦蜀間的棧道，簡直不能算是險地了。二十里至山根子，行深峽中，只見兩山壁立，中露天光，崖際瀑布數十道，如珠簾高掛。三十里出峽口，路徑方纔稍寬，再十里，至洛龍宗。

洛龍宗境地褊小，蔓草荒煙，不愧稱爲僻壤。營官居高阜，建礮房，番民列族而居，物產以陶器比較的著名，行銷頗遠。由此入河壩，西行過雪嶺，五十里至鐵凹塘，二十里至紫託，又二十里至曲齒，這裏有大喇嘛廟，殿宇深廣，可容萬人。再四十里，至碩督。一路高陵深谷，雖然不能盡是平地，卻也沒有凹凸過甚之處，而且由曲齒至碩督，還有一條水路，春夏可以航行，交通總算便利了。碩督番名碩般多，在怒江支流碩布楚河右岸，北有一條通路，經過怒江上的江黨橋，通至青海的玉樹等土司，所以此地又是本省和青海交通的要

衝。這地建有城郭，洞門高敞，碉樓峻聳，圍以長牆，形勢雄壯。附近一帶，地土肥繞，物產豐富，食物爲青稞豌豆牛隻，土產以綠松石青金石比較的著名。由此前進，過吾抵拉山，上下都不甚陡，千章翠柏，綠蔭宜人。五十里至忠義溝，又登巴拉山，上坡盤折甚長，多奇松怪石，下坡倒很坦平。五十里至巴里郎，再前行，過朔馬拉山，俗因他頗與瓦合相似，所以又叫做賽瓦合山。上坡多老松，蟠曲各龍，山腰以上，則朔風凜冽，令人起粟，山頂積雪甚厚，遠遠的看去，好像白龍游空，蜿蜒不斷。岡巒三起三伏，隨下亂石坡，也多松樹，而且也蟠曲作奇狀。約五十里至索馬郎，沿河行，路尙寬平，隨後過一小坡，路又逐漸的偏仄起來。入峽中，兩山峭壁摩空，崖下水石衝激，奔騰澎湃，其聲震耳。連下小坡，始出峽，約四十里，至拉子，再繞河行，隨上必達拉山，峭石巉巖，頗類大朔。下山則又平原茂草，河水縱橫，牛馬成羣，顯出富庶的景象。共約五十里，至邊壩。

邊壩一名達隆宗，番寺巍峨，佛殿開敞，二山橫跨，四水環繞，居民也建有

礪房，爲西康西部一個要區。由此往西，四十里爲甲喇，又四十里爲丹達，路都平坦。前行便至丹達大山，山麓有丹達神廟，相傳乾隆時有雲南參軍彭某解餉過此，墮雪窖中，等到春夏雪消，還是僵立其處，土人驚異非常，就建廟塑像來供奉他。上坡的路倒還寬平易行，漸上漸冷，約三十里至山頂，則又寒風刺骨，積雪終年不消了。下坡的路，陡險異常，狹處不及一尺。約二十里至察羅松，多，順河西行，亂石塞道，下坡過橋，再又上坡，亂石愈多，路也愈狹，兩山夾峙，一水中流，崖頂有瀑布，高約數十丈，因風飄蕩，由下看上，好像由雲霧噴出，真可以算做奇景了。下坡過橋，又上陡坡，至山頂，倒還平坦，有居民十餘家。約五十里，至郎吉宗。

由郎吉宗渡溪河四道，一路走來，或由山半羊腸，或由河壩石徑，路窄而險。六十里至大河，又六十里至阿蘭，多，過橋六座，峻石蹬蹬，棧道偏仄，行八十里至甲工，又六十里，至多洞，又四十里至魯公拉大山。山如怪石堆成，上下數

十里，並無尺寸坦途，草木不生，四時無伏暑，程雪終年不消。下山約四十里，至海子。海子有二：大的面積可數十畝，小的不過十餘畝，中通小漢，水作青綠色。沿海子往西南，路徑很狹，且多丸石，連下機塊小坡，路徑稍寬，而亂石越多，其間有草坪數處，倒還易走。約四十里，至擦竹卡，再往前，又行河壩中，亂石荒草，滿月淒涼，三十里至氣死坡，上坡不甚陡峻，下坡路也寬坦，有水草可作牧場，三十里至嘉黎。

嘉黎土名拉里，地在峻崖上面，以荆棘作門，彷彿城牆一樣，因扼昌都拉薩交通的咽喉，形勢也還重要。但是氣候苦寒，穀物稀少，所以人口不多。西南有溫泉，蒸氣騰騰，可以入浴。由嘉黎前進，繞河而行，河水濚洄往復，路隨河轉。渡河又上拉里大山，非常危峻，上下二十餘里，上坡多亂石，下坡多溜沙，衆山四時都有積雪，由此可見山上之寒冷。據通志說：『山勢如龍，前後左右俱極險峻，惟右有路盤旋而上，建大寺，設大喇嘛一人掌之，衆喇皆在山上，番民住』

土房者十餘戶，居黑帳房者百餘戶。』由此前行，五十五里左右，至阿咱，再經過一陡坡，過橋，又由坡上小路前進，路旁多叢樹，最高的不滿兩尺。下坡有海子，便是札穆納裕池，寬可一里左右，長二十餘里，水平如鏡，作青碧色，俗傳中有獨角獸，時出爲怪。沿着海濱走，浮沙亂石，甚礙馬蹄。過一小石坡，有草坪可支帳棚，行山根下，路稍寬廣，亂石也比較的少了。約九十里，至山灣塘，再前進，就到得瓦孜大山。上山的時候，沙石很多，山脊有兩塊大石，對峙如隘。經過石隘，便下陡坡，約四十里至山根子。渡河，河流迅急，下多圓石，人畜幾乎難以立足。再沿着河走，亂石尤其衆多。二十里，至常多，再過橋行於河濱亂石間，有兩山羅列，好像屏風一般，山巔有石笋高聳，非常奇特。三十五里左右，至洞古壩子，仍沿着河走，又有亂石塞道。山足有六七座碉樓，高至數丈。約二十五里，至凝多，過橋走河岸上，約四十里，至過拉松多。更由河濱樹林中走，亂石較少。四十里左右，至江達。江達今名太昭，已設縣治，爲西康和西藏接界處。現在界線

還未確定，此處水土極其溫和，頗有巴安的景象，番民傍河而居，兩岸建屋，約有二三百家，不似嘉黎的枯瘠，在嘉黎染病的，往往賃居於此，以便調養。